



關西有伍氏名愛娘為僧圓茂所姦里
人知其狀捕僧而白之于官乃訊其
情因判之曰僧圓茂既已脫障入空門
只合木魚敲夜月伍愛卿既已居孀明
節操如何錦帳作朝雲紅粉多嬌漫學
墻花委砌緇衣禿子敢為野蝶尋香一
節不終自謂空即是色五除不戒誰云
色即是空卿着另配良人僧宜遣歸田

里庶幾氏作閨中婦免浣僧敲月下門
張傘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髮傍
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杖之吏勃然
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
能斬我也傘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
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
塔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
之

五代賈郁仙遊令邑人饋新果郁曰此
獨非民間物耶不納臨代去一吏酒酣
郁怒曰吾再任必懲之吏揚言公若再
至猶錢船渡海後郁果復任適醉吏盜
庫錢坐法批曰竊銅錘以潤家非因鼓
鑄造錢船而渡海不假爐錘
景泰間德郡一妓李秀奴有嬌態郡之
西有靈隱寺僧名了然素聞其名一日

見之頓起慾火歸即刺字于壁曰但願
生從極樂園免教今世苦相思旦暮思
與之來合妓貪其財潛入寺宿後了然
衣鉢蕩盡秀奴絕之了然憤怒一日佯
為某百戶家接去與了然姦宿午夜而
回行至百戶門首了然怒冲將秀奴一
擊而死時蘇代巡之郡案其事罪坐百
戶正審間忽有恠風吹片紙上有數字

云事實了然何苦相思思之不得其故
已而同年請遊靈隱寺見壁間有但願
生從極樂園免教今世苦相思之句沉
吟半晌正欲詰其情適了然進茶問得
其情釋放百戶判以踏沙行詞曰這箇
秃奴脩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
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柰毒手傷人
花容粉碎空即色今何在壁間刺道苦

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

福廷泉州汪旦年幼登第新任半年聞
寶蓮寺素稱靈刹凡宦族姬姜以求嗣
至者闔扉守鑰獨宿中歸即懷娠屢
往屢驗汪公聞而心之覓二妓作良
人婦徃宿誡之曰夜如有遇可偵所從
來及所自徃頂上潛以煤或以硃記之
妓如其言見一僧從懺佛蒲團下絳衣

而出淫之復入一去一來蓋僧通竅殿
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汪公次日昧
爽突至寺衆僧俱長跏迎謁公命去其
冠有二僧硃二僧墨立拷鞠之得其狀
遂屠寺僧焚梵宇判曰心沉慾海惡熾
火坑用智設謀計哄良家祈嗣穿墉穴
地強邀信女通情緊抱着嫦娥兀的是
善提從天降難推去和尚則索道羅漢

夢中來可憐嫩蕊新花拍殘狂蝶却恨
溫香軟玉拋擲終風白練受污不可洗
也黑夜忍辱安敢言乎乃使李翠樓硃
抹其頂又遣張媚姐黑涅其巔紅艷欲
流想長老頭橫冲經水黑煤如染豈和
尚頸倒浸墨池收送福堂波羅蜜自做
甘受陷入色界磨堯堅有口難言

揚子江邊祝某妻周氏有姿色一金山

寺僧惠明密使一嫗常送花粉甚暱一
日夫出嫗潛置僧鞋一雙于榻夫歸見
而怒責周氏誓去之周不能辨明日與
夫別泣題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
妾有堂、夫妾有呱、兒撒了夫與子
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沔
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天夫心番覆
魯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息倏更移

吁嗟一女婦方寸皇天知既去歸父家
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偶露
前情周氏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鞫之惠
明凌遲處死

翁律家資甚富年八十僅有一女已嫁
楊慶偶妾林氏生一男名翁龍慶不悅
律思父老子幼此子終為魚肉因生一
計將家產盡付之出其遺囑曰八十老

翁生一子不是吾子家產田園盡付與
女婿外人不得爭執慶喜不自勝管業
幾二十年龍屢陳告斷者悉照遺囑
時有理刑韓世德以廉明稱一見遺囑
笑而語之曰你不曉句讀八十老翁生
一子家產田園盡付與這兩句是說付
與親兒子也曰不者莫也說翁龍莫是
吾子麼外人兩字分明連上女婿讀來

慶見解有理無詞可辯判曰翁徒八十生子曠古一奇呱黃之口三月皓龐之人九天苟留惜乎家貲恐有後而無後誠長養乎箕裘終無業而有業細玩遺囑應知有意嗚咽叮嚀雖然面付半子模稜兩端竟是意在親男翁龍既彼之子便當續承先業楊慶人且有後烏得久假不歸翁家舊物合當完辟土

青州府一客商張恩見童子手執一鴉悲鳴可憐買之放生不謂馬夫李之竊見銀包至深林中一棍中其頭腦而死即埋屍于林踪跡甚密次日縣令黃日中坐堂見一鴉哀鳴若訴冤狀隨鴉跡之見鴉飛入林中棲一新土掘開見屍有一馬鞭同埋在傍四即焚香祝告俄而就寢夢一人跪泣曰小人冤家非桃

非杏非坐非行次日將馬鞭出認離三里許名曰平豐街只有十餘人烟家々有馬出租各報姓名有李立悟曰昨夜之夢應矣非挑非杏乃李字也非坐非行乃立字也拘至此鴉突飛哀鳴啄其頭觸石而死一鞫具供實情

太倉州有一人見漁者持一鼈而三足買歸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同食婦不欲

食坐出門外久不聞其夫聲入視之已失所在地上止遺髮一縷衣服冠履在耳既而聞于官召漁者令捕三足鼈越數日得之令此婦依前烹治而出一重囚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盡化矣鉛山縣有嘗薪者嗜食鱒一日市歸乘饑恣啖少時腹痛而死令疑妻毒殺之繫獄忽有綠袍烏巾者行至案前長揖

令迎之坐乃曰吾邑中某鄉之土神也
鄉有冤獄未白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
獄此人木中鱓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
驗之但置鱓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
寸者必殺人令如其言命捕鱓得昂頭
者試烹以啖他囚立死

強至祠部為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
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法皆應死至

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言製
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濕則燔府為
上聞仁宗悟曰頃歲真宗山陵火起油
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傳輕典昔晉
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之所致者即此
謂也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
守備一日五更報寇至即遣巡尉領兵

迎敵皆曰空腹炳曰速行飯即至矣炳
乃率吏役携竹籬木桶沿市門曰知縣
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水
厚給其直負之以徃士皆飽餐一戰破
寇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
紅卓三百事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
于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以白紙用紅

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
索炬三千從善命取諸尾舍伎館蕭羅
實以脂卷而繩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
照耀如同白日

曲端為涇原都統日張魏公嘗按視其
軍端執搢以軍禮見營中聞無一人公
異之謂欲點視端以所部五軍籍進公
命點其一部端于庭間開籠縱一鵠以

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為愕然既而欲
盡閱于是悉縱五鶴則五軍頃刻而集
戈甲煥燦旗幟精明公大加獎異

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
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
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
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
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
之大駭意其為毒也即上馬去

辛幼安在長沙欲于後圃建樓賞中秋
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
難辦幼安命于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貨
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于是
瓦不可勝用

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
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

事林 二八
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評
語共拆并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
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
亭可盡拆為薪樂飲如常明日乃寃問
先拆亭者杖而沉之

都御史韓公旬宣江右時忽報寧府之
弟某王至公託疾乞少需密遣人馳召

三司且索白木几公匍匐拜迎王入具
言兄叛狀公辭贖莫聽請書王索紙左
右昇几進王詳書其事而去公上其事
朝廷遣使按無跡時王兄弟相歡諱無
言使還朝廷坐韓離間親王罪當辟械
以徃韓上木几親書乃釋天順初兩廣
亂命公徃討師次大藤峽道狹甚旁夾
水田老人百餘輩迎拜道左慰勞公且

事抄 二八經 三
訴為賊所苦公疑詐亟命武士執之乃
下令索水田果得枯木鎗數十件俱斬
之由是蠻獍胆喪望風奔避兩廣遂平
公之機警誤畧神速如此殆非學而能
也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惟畢再遇數有功
敵嘗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
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

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
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
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
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
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
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
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
日衆難與爭鋒一日拔營去慮來相追

乃留旗幟于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于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略着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燿蠻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魏武嘗行軍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安潛到官不詰盜蜀人恠之安潛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者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

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
安能捕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
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
受賞矣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告
者錢剛盜于市於是諸盜相疑無地容
足散逃他境

杭之酒肆有懸鴛鴦毒蛇繞入其腹行者
過而見之私計曰以是啗客客不中毒

死乎乃對酒家曰家適飯客欲市鴛鴦直
幾何酒家以直告探其囊金不足因與
酒家之隣相稔稱貸而市之并瘞鴛於
隣之隙地而得瘞金焉隣人與酒家見
而爭之曰是某所瘞也遂共訴于分巡
巴某訊得其情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
之若响汝柰何以逆天也杖酒家與隣
人而以金歸瘞鴛者

曹瑋知渭州年十九遇事明決如老吏
有告戍卒叛入西夏者瑋方與客奕怒
曰吾遣之去耳汝可顯言耶夏人聞之
斬叛者首投境上三軍肅然

宋狄青字漢臣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
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
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叅軍次夜二鼓青
忽稱疾輒起如內服藥數遣左右行酒

客至曉未得散忽報云三鼓已破崑崙
周西門豹魏文侯時鄴令發民鑿十二
渠引漳水灌田衆謂煩苦不欲也豹曰
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有是我渠成
而民賴其利俗故信巫歲為河伯娶婦
選室女投河中豹及期往視指女曰醜
煩大巫入報河伯即呼吏投之群巫驚
懼乞命從此禁止

事林 一八終 四
周楊廷昭知保州時契丹攻之急會大
寒延昭夜集丁壯汲水灌城上旦夕為
冰堅滑不可破賊遂走
辛公義岷州刺史岷俗一人病歿闔家
避之病者多死公義欲變其俗命凡有
疾者悉輿至廳事身自拊摩病者愈召
其家諭之曰脫若相染吾殆矣諸病者
子孫皆感泣而去弊風遂革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
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
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
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
司劾奏杭州不恤荒政游宴興作蕩財
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
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
仰食于公私不至轉徙溝壑荒政之施

事林 二 少 綱 四
莫此為大是歲惟抗饑而不害近時蒲
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
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歛民財興
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
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後寺僧
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
歛之于富饒之家散之于貧窶之輩是
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

荒歲惟恐僧之不為塔也子乃欲禁之
乎

張守約知涇州涇水善暴城每歲增治
堤堰費不貲適年饑罷其役或曰如水
害何守約曰荒歲勞民甚于河患禱之
河神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城不為害
周孫叔敖虞丘子薦為楚莊王相虞丘
子之族犯法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喜

入見王曰臣言叔敖賢果任政矣相楚
三年而楚霸叔敖卒王嘗置酒召優孟
優孟歌曰貧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
不見叔敖之子披褐而負薪王即召其
子叔敖臨卒時戒子曰我死王必汝封
汝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
利其名惡可常守者惟此王果封以善
地不受而請寢丘其後祀十世不絕

漢陳臨為蒼梧守嘗有為父報怨殺人
者為吏所獲臨知其無嗣令其妻侍獄
中後產一子郡人歌曰蒼梧府君惠及
死能令死人不絕嗣歲以五月五日起
臨東城上

唐薛逢巴州刺史父老歌曰日出而耕
日入而歸吏不到門夜不掩扉有孩有
童願以名乘何以字之薛孫薛兒

宋韓琦定州安撫使歲饑設法行賑全活者七百萬人五代以來學校久廢琦葺舍宇課諸生絃誦比之鄒魯琦嘗夜作書命一卒持燭于旁卒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拂之而作書如故軍中感服其子忠彥亦知定州人慶曰此老相公子也吾曹可安枕矣

宋富弼自樞密使被謗出知青州會河

北歲凶流人就食者衆弼勸民出粟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葺公私廬舍若干散處其人以便薪沃或曰此非弼謗自全計也弼曰能全活數萬人不勝二十四考中書令執行之益力忌者亦無能難也

宋司馬光字君實夏縣人哲宗朝拜相罷青苗法謂有旋乾轉坤之功遼人戒

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生事開隙
進封溫國公蔡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立
石、工安民辭曰如司馬相公者海內
皆稱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
官怒泣曰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
于石末

宋張希顏知萍鄉范延賞自豫章入都
張詠問曰沿途曾見好官否曰萍鄉令

希顏者雖不識面知其為好官也昨入
境野無惰農肆無游食橋梁修驛傳治
夜宿卽次更鼓分明此必善作官者詠
笑曰張君固善足下亦知人矣

漢龔遂渤海太守徵入功曹王生隨行
及陛見王生醉呼曰天子即問君何以
治渤海君但曰皆主上之德非小臣功
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上笑曰

卿安得長者之言遂曰臣功曹教之也
即拜遂水衡都尉王生為水衡丞
南北朝沈疇之丹徒令以清介不通左
右被譖逮繫尚官帝召問對曰臣清乃
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奉要人
耳帝問要人為誰指曰此赤衣諸郎皆
是復任丹徒

漢陳登廣陵守辟郡人陳矯為功曹矯

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
曰閨門雍睦吾敬陳元方淵清玉潔吾
敬華子魚清修疾惡吾敬趙玄達博文
強記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吾敬劉玄
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漢任延遷武威太守光武戒曰善事上
官無失名譽延對曰履正奉公臣子之
節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

言是也

宋趙彥彬貴溪令廉以律已嚴以御史而寬以恤民嘗書座右曰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乃名言也

漢季布河東守文帝詔入欲拜御史大夫中止布曰陛下無故詔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臣至無所受事此必有毀臣者夫以一人譽詔臣以一人毀罷去

恐聞之者有以窺陛下上慙曰河東吾股肱郡吾特召君耳

宋陳俊卿泉州司理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往視之諸掾屬方出飲俊卿輿卒亦借之去並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已而守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僚友之行又忍自解以重人之罪乎藻嘆服

蔡邕性至孝以文學推重因上書忤旨
徙朔方遇赦郡守王智餞之邕不加禮
乃密告邕訕謗亡命入吳董卓累辟不
應大怒曰我力能族人邕敢爾耶不得
已復辟拜中郎將數以正言規卓懼禍
謀之弟谷曰吾欲逃東充谷曰君狀非
常所至觀者如堵安可匿乎比卓誅邕
在王允坐聞之動色允遂收邕太尉馬

日碑馳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
事當令續成後史且志孝素著殺之母
乃失人望乎竟死于獄有虎貢士貌類
中郎孔融每酒後引之共坐曰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漢書謂邕女琰沒胡中
曹操痛邕無嗣乃以金壁贖之歸而重
嫁董祀今按晉書后妃傳景獻羊皇后
母蔡氏邕女也又羊祜傳祜邕外孫景

獻皇后同產弟祐討吳有功將進爵乞
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是邕未
嘗無嗣其女亦未嘗為董祀妻也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辭行王曰魯
不少留秦曰楚國粟貴于玉薪貴于桂
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乃
命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乎王笑口聞
命矣

極人之危大是好事古人能行之者如
山陽張儉亡抵孔褒不遇其弟融年十
六儉少之而不告見儉有窘色謂曰兄
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後事泄融
一門爭死竟坐褒近世親戚故舊畧有
毫髮利害依附惟恐累已不一引手援
及擠之又下石者皆是也有寄周岐鳳
詩云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似孔

融

張儀臨晉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游楚不遇歸問妻曰視吾舌在否之趙見蘇秦成門者勿為通數日乃見坐堂下賜僕妾食因而數讓之儀遂入秦蘇秦使舍人尾儀後給以車馬錢儀德舍人甚舍人曰蘇君謂非君莫能約秦柄故感怒君陰使臣給君也儀嘆曰吾不及

蘇君明矣

漢陳平字孺子陽武戶牖鄉人家負郭窮巷以敝簾為門或謂平曰何食而肥嫂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而逐其婦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平欲娶之負曰平雖貧門外多長者車轍率與女誠曰無以貧故事人不謹平自是家乃饒嘗伏劍微行渡河舟人

見其美丈夫疑亡將也懷中當有金目
之欲殺平乃解衣裸而刺舡禍始解
范睢字叔解人游魏須賈譖之魏齊笞
擊睢折脇摺齒睢佯死卷以箒置廁中
賓客更溺睢守者請出死人乃亡匿易
姓氏曰張祿入秦拜相封應侯須賈至
睢敝服見之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與
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取綈袍贈之

因御賈見秦相睢先入良父賈問門下
曰乃吾相張君也賈即肉袒膝行謝罪
睢曰急持魏齊頭來不則屠大梁矣
宋王禹偁守郡期月政通人和百廢具
舉士君子慕其風節不遠千里從之境
有二虎鬪其一死而食其半群鷄夜鳴
經月不止占者謂守臣當其咎禹偁上
表云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

事林 二
禪之書正期身後帝曰禹偁其亡乎不
久卒

宋寇準字平仲渭南人真宗朝拜相決
策成澶淵功寢室一布幃二十載不易
封萊國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
膺無地起樓臺北使至歷視諸宰執語
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嘗從臨邛

令飲卓王孫王孫有女文君新寡相如
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歸成都以
鸚鵡裘貫酒與文君為歡乃謀成都賣
酒文君當釪相如着犢鼻禪滌器以耻
王孫王孫聞而周之後相如持節使蜀
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王孫
愧女尚相如晚

桓温平蜀得李勢妹有奇色納置他所

温妻聞大恚乃率婢操刃襲之李氏方
理髮長委地肌色如玉不為動容徐
曰國破家亡無心于此今日見殺得
遂所懷即引頸就刃妻擲刃抱之曰我
見汝猶憐何況老奴遂載歸

晉繁人之妻平公使繁為弓三年乃成
公引之而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之其
妻請見曰妾夫造弓亦勞矣君不能射

及以殺人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
如附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公用其言而
射穿七札立釋繁人

唐元稹自御史左遷連州司馬投宿一
舍壁間有字數行乃稹十五年初及第
時贈妓者復次韻呈白居易云十五年
前似夢游曾將詩句結風流昔教紅粉
佳人和今遣青衫司馬愁

事林 卷之八 蘇軾 蘇軾謫黃州監稅寓居定惠院有海棠
蘄水王公啟善任金滄道衙內甚苦鬼
物一日公讀書間樓上聲響拔劍登視
果見異形奔避遂為文欲以闕白點蒼
山神夫人曰鬼無祀故為厲使更得罪
于幽何忍不若祀之為衙後土地公從
之自是絕響所失牲畜漸出世未有不
忍于鬼者今且然何有于忍者此與子
產立公孫綫意同仁且智夫人有焉

蘇軾謫黃州監稅寓居定惠院有海棠
一株日造花下賦詩自適土人不知為
蘇公也嘗病赤眼踰月不出過客遂訛
傳死矣范景仁自許昌聞之即大慟遣
人賙其家子弟徐言恐未確姑寓書候
之可耳子瞻發書大笑后謝表云疾病
連年人皆相傳為已死饑寒并日臣亦
自厭其餘生

漢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刈薪自給手不
釋卷妻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
貴妻恚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買臣
不能留無何隨上計吏待詔公車以邑
子嚴助薦拜會稽守乘傳入吳見故妻
役夫治道載之後車妻愧死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尋其始末
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而

死輕生同于古冶狗節異于曹娥此凶
險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
有乖其實焉按小說載劉伯玉妻聞其
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而死名如婦津
事與秋胡相類秋胡妻可為貞烈則當
祠于如婦津以劉伯玉妻配享可也
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
俊邁不群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

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
既退官十餘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
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
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其實也傳奇
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
未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
依正史之傳可也

文苑瀟湘絲字上集終

